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LOCKE

洛克

[美] 格瑞特·汤姆森 著

GARRETT THOMSON

61.24

2801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Locke

洛克

[美] 格瑞特·汤姆逊 著

袁银传 蔡红艳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Locke, ISBN 981 - 240 - 763 - 4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克/(美)汤姆逊著;袁银传,蔡红艳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590 - 6

I. 洛… II. ①汤…②袁…③蔡… III. 洛克, J.
(1632—1704)—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978 号

书 名 洛克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 格瑞特·汤姆逊

译 者 袁银传 蔡红艳

责任编辑 江绪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³/₄ 字数 75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590 - 6/B · 362

定 价 8.00 元

目 录

| | |
|----------------------|-----|
| 序..... | 1 |
| 1. 一个谦逊的人 | 4 |
| 2. 观念新论 | 15 |
| 3. 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 26 |
| 4. 实体 | 37 |
| 5. 交流与分类 | 50 |
| 6. 心智新论 | 63 |
| 7. 知识的限度 | 72 |
| 8. 合理的信仰 | 80 |
| 9. 道德: 人类事务 | 88 |
| 10. 政治: 财产与权力 | 96 |
| 参考书目 | 110 |

序

洛克(Locke)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年代。他出生于1632年,伽利略(Galileo)在这一年发表了关于地心说的评论。5年以后,笛卡儿(Descartes)发表了《方法论》。当时欧洲知识界正在发生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正在被新科学所取代。这种新科学是由包括洛克的朋友,如牛顿(Newton)和波义耳(Boyle)所发展起来的。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理智革命。

在英国,这也是一个政治变革的年代。经过7年内战以后,英国于1649年成为一个共和国。当时,洛克才17岁。11年后,英国恢复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是不久,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对新的天主教国王不满意。于是,在1689年,詹姆斯二世国王就被新教国王威廉(William)和玛丽(Mary)所代替。在这场标志着绝对专制政权在英国的结束的和平“革命”中,洛克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家。

这些政治变革是与全欧洲的宗教紧张状态融合在一起。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了,留下一个惨遭破坏的德国。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力量,由“太阳

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并且他似乎准备入侵新教国家荷兰。在宗教冲突的这一时期,洛克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洛克积极参加了当时社会的科学、政治和宗教的变革事件,他也是一位反思这些变革的意义的思想家。他认识到一方面需要避免极端狂热的激情;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悲观的怀疑主义。他反对独裁主义、教条和对个人自由思想的压制。最重要的是,洛克揭示了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内道德作为自由的推动力的重要性。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提出我们需要明白知识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去获得知识。知识论向我们揭示出科学探究的范围。用这种方法,它会使我们从怀疑主义和玄想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理智能力最适合于思考道德和政治这些实际问题。它也会让我们看到在宗教中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

简而言之,洛克发展了一种政治权力的观念;这种政治权力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同意。他还提出了一种知识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应该植根于个体经验而不是教条或权威。

所有没标明的参考资料都来自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该书细分为卷、章和节。第10章中标记为“T”的参考文献都来源于洛克的《政府论》。

我非常感谢较早的关于洛克研究著作的作者,特别是阿伦教授(Professor Aron)、艾尔斯教授(Professor Ayers)、查普尔教授(Professor Chappell)、邓恩教授(Professor Dunn)、乔利教授(Professor Jolley)和伍尔豪斯教授(Professor Woolhouse)。我还

要谢谢我母亲琼·汤姆森(June Thomson),她阅读并修改了这本书的初稿。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以示我对她的爱。

1

一个谦逊的人

洛克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写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的是约翰·洛克。如果你好奇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答案就是：他是一个满足于谦虚的人，一个总是致力于寻求真理的训练有素的学者……”

对一个可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奠基人来说，这是一篇相当谦逊的墓志铭。他的政治哲学被铭刻在美国宪法之中。在18世纪，作为上一个世纪里的两个思想巨匠，他的名字通常是与牛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洛克的墓志铭反映了他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洛克出生在一个令他反感的动乱年代。1642年，洛克10岁的时候，英格兰国内战争爆发。他的父亲参加国会的军队与保皇军作战。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被处决，英格兰成为一个共和制国家。那个时代的暴力给洛克的世界观带来很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主题唾弃对内战的疯狂激情和狂热。相反，它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理智而平和的态度。它显示了严

肃思考的美德，与唾弃了内战时期的情感主义的新一代相吻合。以这种风格，洛克辩护了宗教宽容，辩护了理性的基督教模式，还辩护了混合政制，后者被用来取代无节制的专制君主政制。

尽管洛克有这种温和的品质，但他本人却过着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他是一个医生，与当时一些有名的科学家一起工作。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曾亡命他国。他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在他生活的年代就声名显赫并且影响深远。为方便起见，我们把他的成年生活分成六个阶段。

1. 牛津大学的学者

洛克的父亲是英格兰西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一位律师，在治安法院担任一名职员。幸运的是，1647年在洛克1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奖学金。这确定了他的人生方向。这个学校与牛津的基督教学院相连，在1652年洛克获得该院的奖学金。他分别于1656年和1658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洛克在牛津时对学习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没有多少兴趣，他在课程之外形成了几种兴趣。他研究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问题，并且开始收集杂志和私人的普通书籍。像编纂自己的小百科全书一样，洛克把这些书当作参考书籍。就是在这期间，洛克开始发现他的理智气质使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人，根本不去试图推测，但是同时，他致力于证明或反驳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假说。

在洛克的早期生活中，他的主要兴趣是医学。17世纪50

年代以来,他开始非正式地热心于研究医学。在那个时候注重实际研究和实验是创新的和激动人心的。先前,人们一般从书本中获得有关人体生理学的知识,这些书籍是古希腊传统的延伸。对于洛克来说,这种以观察为基础的医学新方法,对盲目坚持体现在正规学习中的传统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矫正。

1660年洛克遇到著名的化学家和皇家学会的创始人罗伯特·波义耳,于是洛克的兴趣范围扩大到自然哲学。他阅读波义耳、笛卡儿和伽桑狄(Gassendi)的著作。罗伯特·波义耳是一个富有的贵族,他通常被称为现代化学的创始人。他没有牛津大学的教职。然而,在位于高街的家里他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些对应用新的实验方法研究感兴趣的年轻的科学家。洛克就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名积极分子。在波义耳于1691年去世之前,波义耳和洛克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当洛克正致力于他感兴趣的科学事业时,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术地位变得更加稳固。1659年他被推选获得高级奖学金,1660年成为希腊语的讲师,1663年是修辞学的高级讲师,1664年获得一个道德哲学的教席。

1661年洛克的父亲去世。洛克与他的父亲的关系特别亲密。他赞成他父亲对他的培养方式:在洛克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严格管教。但是当洛克长大之后,他父亲对他就没有那么严厉了。洛克成年以后,成为他父亲的亲密朋友。他父亲遗赠给他一小笔遗产,使洛克在牛津的生活更舒适和稳定。

在牛津,人们认为大学教师的大多数人成为教士是必要

的。洛克被要求进入教堂。他向他的一位老朋友斯查基(Stratchey)征求意见,斯查基告诉他不要接受神职,而应该去旅行。

洛克后来采纳了这个意见。1665年他被任命为外交使团的秘书奔赴勃兰登堡(Brandenburg)。为期两个月的代表团出使现今的德国的使命失败了,德国既不能为选举人联盟提供安全保证,也没有答应在荷兰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在国外的旅行中,洛克觉得很愉快。

当洛克返回牛津时,他已经认定他未来的职业将会在医学方面。他拒绝了在西班牙和瑞典的外交职位。1667年,他遇到著名的物理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这位物理学家是一位从事严格观察的医学事业上的先锋。尽管他下定了决心,但直到1675年2月洛克才获得从事医学这个职业的执照(由牛津大学颁发)。尽管洛克断断续续地从事医学工作,但医生从未成为他的正规职业,因为洛克生活的道路被1666年发生的一件事戏剧性地改变了。

2. 1667—1675年在伦敦与 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一起

1667年夏天,洛克与安东尼·阿什利(Anthony Ashley)勋爵相识。作为财政大臣,安东尼·阿什利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和英格兰的大法官。阿什利因病来到牛津疗养。他认识了洛克,并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两人后来成为朋友。1667年,洛克搬迁到阿什利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豪华的房子——位于斯特兰德街的埃克塞特(Exeter)别墅,并且成为阿什利的秘书和医生。

阿什利是一个非凡的人物。9岁时他成为一名孤儿，具有准男爵爵位的他相当热衷于政治密谋。在内战期间，阿什利从保皇党倒向议会党人一边，议会党人一边取得了胜利。然而，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后，阿什利被控参与谋划查理二世国王复辟。1660年，查理的复位，阿什利成为一位伯爵并踏上仕途之路。阿什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注定再一次倒戈，并且使洛克也卷入了这些政治图谋。

洛克进入埃克塞特别墅后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事业上发达了。在伦敦，他的医学研究向前飞跃了一步。1668年，洛克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这年，洛克实施手术挽救了阿什利的生命。他开始与西德纳姆合著一本书，书名为《论医术》（*De Arte Medica*），他计划写这本书来评论医学的现状，但是这本书从来没有完成。

更有意义的是，洛克变得热衷于政治。他不久就向阿什利就当时重要的政治问题提出建议，并且他的影响波及到阿什利圈子中的其他政治家。他被委任为卡罗来纳（Carolina）贵族委员会的秘书，并帮助起草该殖民地的新宪法。

1667年，洛克写了一篇关于宽容的文章；这篇文章为他后来的更有名的作品奠定了基础。1668年，他开始写一部关于经济学的书——《关于降息和货币增值的思考》，这部书于169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关于利率的纯经济学观点，即借款利率应由市场决定而不应由法律来规定。在这一期间，洛克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结果，1671年洛克开始起草一个手稿，这一手稿后来成为《人类理解论》这本书。

当阿什利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和英格兰大法官时，洛克也被授予一个新的职位。他成为负责大法官的教会事务的秘

书,后成为贸易和计划事务大臣。仅就职一年后,由于阿什利与国王不和,洛克失去了工作。然而,到1675年3月他又重新获得贸易和计划事务大臣的职位。

3. 1675—1679年在法兰西

1675年年底,洛克离开英格兰达三年半的时间。工作的压力导致了支气管疾病的恶化。这使他被迫来到法兰西,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一流的学者、哲学家和医学界人士。他在疗养胜地蒙彼利埃(Montpellier)住了一年多。然后移到巴黎住了一年,在那里他吸收了这一时期知识界的气息。他遇到了笛卡儿的信徒和反对者,并且与科学哲学家伽桑狄的一个学生成为朋友,伽桑狄的作品对洛克产生了很大影响。

4. 1679—1683年在英格兰时期的政治生活

当洛克回到英格兰时,这个国家再次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兄弟詹姆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英国的大多数民众是新教徒。这对不受欢迎的斯图亚特王室兄弟早就谋略背叛祖国,沙夫茨伯里伯爵成为反对党的领袖,结果他被囚禁在伦敦塔达一年时间。

当洛克回国的时候,由于刚刚召集的国会的压力,他的朋友沙夫茨伯里伯爵已经被释放出来。之后,沙夫茨伯里被任命为下议院的贵族首领,洛克被召去与他一起工作。由于害怕查理二世的兄弟詹姆斯会继承王位并把天主教强加于整个国家,议会试图通过一项议案或法律阻止詹姆斯继位。结果,国王解散了议会,沙夫茨伯里再次失去了工作。不久,沙夫茨伯里参与一些更为危险的活动,支持蒙茅斯(Monmouth)公

爵——查理二世的一个私生子和新教徒，他成为英格兰王位的追求者。蒙茅斯公爵已经被国王放逐到荷兰。沙夫茨伯里组织俱乐部支持蒙茅斯公爵，并且激起了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詹姆斯的反对。没有人知道洛克与所有这些事的牵连有多深；他以牛津为基地。据他的一位同事说：“他过着一种机巧的和让人难以捉摸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1681年7月，沙夫茨伯里由于一项叛国的指控而被捕，在宣告无罪之前又在伦敦塔里度过了几个月。大约一年之后，当蒙茅斯自己也被捕时，沙夫茨伯里隐居起来并且逃到荷兰，1683年他在荷兰去世。1683年，洛克也逃往荷兰。

5. 1683—1689年在荷兰流放期间

洛克在阿姆斯特丹度过1683年与1684年的冬天，在那里他学习医学和哲学。他遇到著名的自由神学家费利浦·范·林博基(Philip van Limborch)。两个人成为朋友，并且经常保持着通讯联系，直到洛克逝世。

因为洛克与沙夫茨伯里之间的长期联系，1684年11月，国王命令开除洛克在基督堂的学者身份。当查理二世于1685年去世之后，蒙茅斯准备发动一场剥夺詹姆斯二世王位的政变。这场政变失败了。作为蒙茅斯的支持者之一，洛克的名字又被提起，并且英国王室要求荷兰政府引渡洛克回国。有一段时间，洛克以范·登·林登(van den Linden)医生的假名藏匿起来。他拒绝了随后来自国王的一份道歉的建议，并说“由于没有因犯罪而感到内疚，他不能表示道歉”。

除了他与林博基之间的友谊，洛克在荷兰期间还有两件

值得安慰的事：第一，他的身体变好了；第二，他有时间写作。1685年，洛克遇上莱克勒克(Leclerk)，当时莱克勒克正准备创办一本名为《万有文库》(*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的文艺杂志。洛克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了他是如何写作并规划他的著作的，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在这期间，他写了几封关于教育的信给他的朋友克拉克(Clarke)，后来这些信件以“关于教育的几点思考”为题于1693年发表。在1685年的冬天，洛克用拉丁文给林博基写了一封关于宗教宽容的长信，这封信以《论宗教宽容》为题于1689年匿名发表。更重要的是，洛克一直在写作他的《人类理解论》。1688年，这部书的法文提纲在《万有文库》杂志上发表。

1687年2月洛克移居鹿特丹，以便更多地参与政治。在1685年查理二世过世后，他的兄弟詹姆斯二世成为国王。詹姆斯二世极其不受欢迎，因为他奉行专制君主政权，并且似乎准备把天主教强加于这个国家。英格兰的反对党计划让荷兰的威廉王子登上英国的王位。信奉新教的威廉王子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丈夫。有人怀疑洛克移居鹿特丹的目的，是为了接近和劝说身在海牙的威廉王子。1688年4月，威廉决意支持反对党反对詹姆斯国王，并开始准备他的就任王位的活动。1688年11月，他启程到英格兰。

6. 1689—1704年伦敦期间

革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后，洛克与公主玛丽一起于1689年2月返回英格兰，不久玛丽成为王后。洛克在荷兰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了，他在给林博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几乎觉得我好像是离开我自己的国家和亲属，因

为那些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比血脉之亲还要强大，而这些纽带在你们中间随处可见。”

那时的洛克已经有 56 岁。他在他的朋友圈子中享有很好的声誉。不久，由于三部主要著作的发表，他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在他回国后不久，他的《论宗教宽容》发表。1689 年，他的《政府论》也发表了。1690 年，他的最著名的著作《人类理解论》，也出版了。

威廉国王给洛克提供了一个大使职位，而洛克宁愿屈尊于申诉专员一职，以便使他有时间从事他的哲学研究。然而伦敦的空气影响洛克虚弱的肺部，他不得已又搬家到埃塞克斯，与弗郎西斯先生和玛莎女士生活在一起。从 1691 年到 1704 年他去世，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玛莎女士已经是洛克十年的老朋友。她和她的家人都欢迎洛克住进她们的家。

尽管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之外度过的，但洛克仍然积极参与政治。当时他是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亲密朋友。事实上，他是辉格党 (the Whig party) 的思想领袖。他对经济学仍感兴趣。他是投资建设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之一。他和他的朋友为了改革，组建了一个名为“学院”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要求规范货币而避免硬通货贬值而闻名。1692 年，洛克发表了他的早期论文《关于降息和货币增值的几点思考》。1695 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篇印好了的论文的体会》，维护他的经济观点。1696 年 5 月，洛克担任贸易和计划事务大臣的职务。从 1696 年到 1697 年在这一新的职位上，洛克是一位积极分子。1696 年夏季，他出席日常会议。

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洛克主要致力于哲学研究。1693

年,他发表了《关于教育的几点思考》。1694年,该文的第二稿问世。他的主要兴趣是宗教。1695年,《基督教的合理性》发表,它拥护一种更简洁的基督教,只探讨信仰的本质。洛克被指控为基督教一神论教派的信徒。1695年在一篇《基督教的合理性的辩护》的文章中,他答复了对他的指控。1696年至1697年,洛克与伍斯特的主教斯蒂林弗利特(Stillingfleet)展开了长期的辩论,斯蒂林弗利特认为洛克的“观念新论”构成了对“三位一体”教义的攻击。洛克写了一篇《就洛克先生论文中的几个段落给伍斯特主教的一封信》。这是回应主教的文章中的第一篇,后者攻击洛克的文章与基督教相冲突。

在埃塞克斯郡的欧特斯(Oates),洛克有许多造访者,包括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洛克与牛顿不仅讨论科学问题,而且两人对圣经批判感兴趣。还有科学家莫利纽克斯(Molyneux),他与洛克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1697—1698年的冬季,洛克病得很厉害,他写信给克拉克,希望歇一歇。他说:

“我不仅囚禁在房子里,而且也囚禁在椅子上,以致于没有人像我一样真正过着这样一种很少活动的生活。”
(1698年2月25日)

1700年,他辞掉了在伦敦的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洛克致力于有关保罗书信的评论,这一评论在他去世之后于1705年发表。

洛克在1704年10月去世,他把他的私人文件留给他的侄子彼得·金(Peter King)。彼得·金后成为英格兰大法官。这些文件包含3000封信和1000篇手稿,包括他的帐目、笔记和一些日记。